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廿一。

受到甘格這一番話影響的，首先是東尼，不由得又令他回到那個解不的心結。其次則是秀子，我記起凱洛琳說：「秀子是個女人……」女人和男人根本的差別，是她有個簡單而原始的慾望——家。平時她不提這事，因為這也是她的最痛。她愛尼奧，犧牲自己，為的是讓尼奧能夠安心追求他的目的。但她也有脆弱的時候，這兩天來變化太大了。一件事引出另一件，情緒影響著情緒，終於她忍不住，哭了。誰都沒有心情勸她，誰都想盡情一哭。但是我們這些大男人，卻只能一個個咬緊牙根，聽她淒婉的哀聲，和著溫熱的淚串，刷過冰冷的心頭。

沙爾索沒有這份感覺，他天生是個樂觀者，這時他又搬出了靈藥。沒有人願意接受，大家都在矛盾中掙扎，是向人生妥協呢？還是征服人生？

沙爾索見大家呆若木雞，他便自顧自地燃起大麻，嘻嘻地笑著。每當他一抽大麻，話就不停，也不顧別人怒目相視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絕！絕！愛人也好，人愛也好，我小子不懂那一套。我住鄉下的時候，看中了一個世界小姐，我對她說：『我喜歡妳』。

「她說：『可是我不喜歡你』。

「我說：『這樣更好，省得麻煩』。

「她說：『你為什麼喜歡我呢』？

「我說：『因為妳美呀』！

「她說：『誰說我美』？

「我說：『我呀！所以我說妳是世界小姐呀』！

「她說：『你胡說』！

「我說：『胡說有什麼不好？妳高興，我也高興呀』！

「她說：『你明明知道我是個癩子』！

「我說：『癩子也沒有我難看呀！你瞧我像個毛猴子』！

他說著撩開上衣，又露出他那身毛。他這一逗，雖然沒有人笑出聲，倒也沖淡了不少哀愁。他繼續說：「她就叫我去看她老爸，我說：『不行，萬一妳爸爸是維亞多，看上我豈不糟了』？

「她的老爸住在山邊，他先看我的腿，短一點，可一條也不少。他問我：『你要打獵』？（註：巴西話打獵與結婚音極相近。）

「我說：『我的槍法不行，瞄不準』！

「他說：『我也不準，所以把女兒打成癩子』。

「我說：『我沒有獵狗』！

「他說：『如果你管用，就不用狗』！

「我說：『我行頭也沒有呀』！

「他說：『只要有驢就夠了，我年紀大了，只有這麼幾個女兒，一個換十頭驢，才能越老越驢』。（註：巴語驢為笨之意。在文法上「越多驢」與「越驢」相同。

「誰叫我只有一條驢呢，不然，嘻嘻……」

他一個人笑得好不開心，別人卻無心說笑。一個人無欲則剛，甘格以往沒有愛的煩惱，也沒有成家的慾望。那時，他經常能保持寧靜的心境。現在，他有了一個希望，卻是他情況所不允許的，他再也笑不起來了。

東尼打破了沉寂，他說：「今天下午我要去繳房租，我準備多弄些錢來，還有什麼要買的？」

我說：「伙食費快光了。」

尼奧說：「下週我們要去貝林，需要錢。」

東尼看到秀子彷彿有話要說，便問道：「日用品還夠不夠？」

秀子搖搖頭，沒有開口，東尼皺著眉頭說：「也要錢吧？」

秀子點點頭，東尼掏出一個小本子，一一記上。他默算了一下，突然間，把簿子和筆往地上一摔，憤怒地跳了起來，大聲吼著：「錢！錢！錢！什麼都是錢！我們還是人嗎？」

大家吃了一驚，卻沒講話。沙爾索已經吸醉了，他糊裡糊塗地應聲道：「嘿嘿……錢……嘻嘻……誰要錢……」

東尼一肚子火，無處宣洩，指著沙爾索道：「你當然不要錢，等你有了負擔，就知道錢的重要了。」

沙爾索楞楞地望著東尼，半響才懂，他傻傻地笑著說：「要錢嘛！就去賺嘛！」

「誰去賺？還不是我嗎？」東尼怒氣沖沖地大吼。

沙爾索不知道東尼是有感而發，被東尼一吼，頭腦清楚了一點。他立刻收起了嬉皮笑臉，謹慎地瞄了一眼，發覺氣氛大異尋常。嚙嚙了半響，還是決定向東尼示好，於是又拉開了笑臉，對東尼說：「要賺錢，我告訴你，我們鄉下有個老頭，他……」

東尼懶得聽，突然想到一件事似的，猛地站起來說：「哼！不論如何我要想法弄些錢來！我不信弄不到！」

我很同情沙爾索，眼看著東尼出去了，他的話卻掛在半空中，我便接口道：「沙爾索，你說那老頭怎麼啦？」